

一个叫你从中能找到自己命运踪影的精彩故事

命

孟国庆 / 著

运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孟国庆著.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0

ISBN 7-5006-3306-8

I. 命… II. 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8268 号

命 运

作 者:孟国庆

责任编辑:傅小北

封面设计:李法明

出 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大 32

印 张:10.5

字 数:24 千字

印 数:10000 册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06-3306-8/I·714

定 价:18.20 元

在此书中你将看到一个令你流连忘返的精彩故事,一个能让你看到自己命运踪影的丰富人生……

宁燕燕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作为一个大纺织厂的堂堂团委书记会成为一个下岗者。

她记不清那是一个什么日子，也不知是晴天还是阴天，只觉得天是那么沉，沉得像一个大铁锅似的压得叫人透不过气来，连那薄薄的连衣裙也变得像一个铁盔甲，走起路来是那么艰难，然而，她还是如往常一样昂首挺胸、步履矫健地走出了自己办公室。因为她在人们心目中就是一个什么困难都不怕的铁姑娘，虽说谈不上政治家那种处世不惊的风度，可在困难面前她还真有一股韧劲。前两年厂里最复杂的布机车间搞改革，当时，她听到这消息后，二话没说便主动找党委熊书记请战，果然不到一年时间她和厂团委一班人把布机车间搞上去了，整顿为全厂最好的车间。因此，有人说她是当年的郭风莲，又有人说她像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还有人说她像昭君出塞，这不仅仅是说她的外表有一种人见人爱的仪表美，而是指她那种处处不怕难，事事走在前的内在气质。

“哟，宁书记，你知道吗？今天有你……”那天，有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朝她做了个鬼脸，顿时，她心里那透不过来的气似乎一吐而快了。如果是在过去她根本不把这话放在心里，因为过去这种话对她来说，就像生活在五月的春风里随意而又自然，可不是吗？厂里不管是评先，还是升级，不管是外出学习，还是到风景区游山逛景，哪会少有她呢？尽管她早就知道那天的会议是宣布留岗人员和下岗人员，尽管她起初心中似乎隐隐约约感到有点压抑，可她总始终自信地认为，留岗人员必定有她而下岗人员与她无缘，尤其是刚才那句话她觉得是水中推舟，顺理成

章的事,只不过是提前说了罢。所以,她当时是想入非非,扬眉吐气,那种沉闷感一扫而空。

但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党委熊书记宣布的下岗人员中有她并且还是第一个并且还有她在厂宣传科当科长的丈夫李洪刚。

当时,她想喊想哭想闹甚至想把这个整个会场的人一口吞下去……她觉得这是自己有生以来的奇天大耻,不说别的,就凭她在这个厂从16岁一个黄毛丫头干到近三十而立,自己为这个厂流下的青春汗水可以说有几十多桶,那些数不清的奖状那些用不完的纪念品,那是金钱难买到的人生价值呀!可为什么厂里在这个时候偏偏要把她列为下岗人员,而且是第一批第一个,特别是令她难以接受的是,她一贯尊重而又一手提拔她的熊书记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一点气也不透,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宣布她和自己丈夫为第一批下岗人员,这岂不是比搦自己两耳光还厉害吗?那天,她想到这里就像一个被母亲猛然一脚抛弃的幼儿一样,巨大的失落感和沉重的耻辱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她失去了平常那特有的矜持、平静、温雅,像一头刚出山的母狮,大声喊道:“熊书记,我想不通!”

“想不通?想不通……想不通又怎么样?”她更没想到平常颇有学者风度的熊书记此时比她更厉害:“你这种人就是吃惯了大锅饭,过惯了那种计划经济生活,不把你这种人早点赶下海,将来厂里垮台了,我看你连西北风都喝不着!”

当时,她惊呆了,惊呆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现在,她却是另外一副打扮,伫立在丽人歌舞厅门口。

这副打扮如果是在一年前,不,确切地说在她下岗以前,恐怕她自己就不认识自己了。首先从头上看,以前每两三个月就须剪的齐耳短发盘成了一个高高而又光洁的马尾松,扎在上面的发卡是透明乳黄色的,遇上灯光如星辰一样闪闪发光,额前的刘海稍稍翻卷,微风一吹波浪起伏。再瞧这脸蛋儿,就象皎洁的月儿刚从云雾中走出来的,白皙而又婀娜,妩媚动人。尤其是那双深潭般的乌黑眼睛,恰似望不见底的秋水,扑闪扑闪地放射出淡淡的幽光。她身着一套黑色连衣裙,脚蹬一双乳黄色的高跟鞋,颈上戴着一串洁白珍珠项链。就像嫦娥下凡一样,引起了周围许多人的好奇和惊叹。大家都把目光转移到她身上,这些目光有欣赏的,有羡慕的,有妒嫉的,可不管人们怎么去看她,她都不屑一顾,仍然直直地伫立在那里。

“现在,请8号歌手燕燕小姐出场!”

突然,丽人歌舞厅内传来一阵悦耳的呼叫声,使她不禁微微一怔,她抬起脚步,正要向厅内走去,“喏,原来是一个卖艺的呀!”人群中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她猛一抬头,只见那些好奇和惊叹的目光变成了一束束刺眼的探照灯,直直朝她射来。顿时她感到仿佛被人剥光衣服似的,心头一阵慌乱,马上一掉头,朝江边疾步走去。她急忙忙地走着,好像后面有人追赶她似的。那沙沙的脚步叫她上气不接下气,直到走到江边一个大石礅前,她才感到自己胸罩背心都湿透了。这时,一阵习习的凉风吹来,她才停住脚步,我这是怎么了?好不容易挤进“丽人杯”歌手大奖赛,怎么在快上场时又惊慌失措临阵逃脱了呢?她抬起头,看见江边上那轮刚才还银光闪闪的月亮被一层淡淡的云层遮盖住了,露出无可奈何的哀叹。哦,月亮代表我的心,如果不是下岗了,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她又怎么会光顾这歌舞厅,会去争什么

歌手呢？这对于一年多前堂堂的大纺织厂团委书记的宁燕燕来说，岂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吗？如果按照过去她的眼光和秉性，这种在歌厅卖唱行当与街头那种卖粉的女人似乎没什么两样。但自从那天她被宣布为下岗人员后，她呆在家里整整一个月，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通，每个月 150 元的生活费叫她和丈夫李洪刚只能付房租、水电、煤气费，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失落使她感到像被人出卖了似的，一落千丈地跌进了深渊，而恰恰这时，李洪刚不知是忧郁太重，还是营养不良，突然被检查出得了乙肝，精神的失落和生活的艰难，使她那原有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架子不得不自我拿了下來。起初，她经人介绍到一个图书馆当管理员，这个工作对她来说是最合适的了，悠闲自在，又可以随意看书。但每月 150 元的工资给李洪刚治病就不够了。没有办法，她不得不辞掉图书馆的工作，她向大姐借了 600 块钱，干起卖水饺的活儿。可这个活儿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她就被卫生部门责令停业了。原因很简单，她家里有一个乙肝病人，不能从事饮食行业。为此，她不知默默流过多少泪，她始终不明白她这样一个被人称为有才有识的女能人会落到这样一个地步。是命运对自己的不公还是自己思想的落伍？她呆呆地望着那淡淡云层，多么希望那月光此刻能和她说说话。

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在我疲倦的时候
我会想到它
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我受到惊吓的时候

我才不会害怕

……这歌声不知从哪响起，她紧紧地盯着那遮盖着月亮的云层想着。突然，她想起那天自己在丽人歌舞厅报名演唱时，正是唱的这首歌。说起那天去报名也是鬼使神差。她记得那天自己的心情是糟透了。就像一团乱麻，水饺不能卖了，她又去了图书馆，不料那个管理员位置自己前脚走后脚就被人给占了。回来路上她无精打采地买了一张晚报，想着看有什么招聘启事，当她拿起晚报一看，只见丽人歌舞厅招聘歌手几个醒目大字映入眼帘，尤其是那每晚报酬 100 元的字眼就像耀眼的金币，令她激动不已。对于唱歌，老实说，过去当团委书记都是她指挥别人唱，而自己从没单独唱过，即使唱也是偶尔小声哼哼或大伙合唱一下。她从来不知道自己唱歌是什么嗓子，唱得怎么样。可是有一天，她终于发现了自己唱歌的天赋和艺术感染力，那是在同事老张家给他儿子过十岁生日，酒足饭饱后老张邀她和几位同事来到一个卡拉 OK 厅，当时，她心情很烦闷，根本不想去，而老张儿子偏要她去，并且执意要她带头唱一首歌。她拿着话筒犹豫了半天，恰巧那电视画面上放出了《我想有个家》，她觉得正好是自己那烦闷心情的写照，于是，她鼓了鼓气，很快进入了角色唱了起来，没想到当一唱完，引起了满堂人的喝采欢呼。接着她又唱了《望星空》，唱了《十五的月亮》，一首比一首唱得动人，唱得优美，一首比一首唱得情真意切，唱得如诉如泣。而眼下每天晚上 100 元的歌手报酬不正是一种轻松愉快而又收入丰厚的职业吗？想到这里，她当时就疾步向丽人歌舞厅走去。

“嗨，燕燕阿姨，你也当歌手呀？”

当她刚走到丽人歌舞厅门口，忽然听到人叫她，扭头一看，只见老张领着她儿子朝她走来，“嗨，真可惜，如果你再回转去五

年,就是一个红歌星了。”老张笑容可掬,手中也拿着那张晚报说。

这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老张话音刚落,她顿时感到就像被搨人了一耳光的,脸红得像快要胀破了的气球,此刻她才想起晚报规定了应聘歌手的年龄是在25岁以内,而她已经三十出头了。三十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在事业上不是一个金黄丰收的秋天,那么在爱情家庭上起码就是一个春耕播种的季节,而这一切对宁燕燕来说似乎是昨天的梦,她怔怔地望着老张,好像一个迷路的幼童,喃喃地说:“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嗨……其实……我是来找我表妹的。”

老张一笑了之地走了。

而她一会儿望着老张和他儿子远去的背影,一会儿又看了看手中晚报的那份招聘启事,觉得心里像被人打碎的五味瓶,涌起来一阵阵酸涩苦味。她掉过头来向刚开业的新世纪百货商场走去。然而,她一踏进那装饰一新、豪华气派的商场大门,忽见大厅正中央玻璃镜中一个身材窈窕、模样俊美的女子朝自己走来,那神态好似一个多思的少女,那步履恰如一片飘然的白云,使她一下子楞住了。她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待她仔细一瞧,不是别人,正是镜中的自己。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忧虑烦恼后,还是这样如此美貌年轻,并且这种忧郁的神态好像一个醉贵妃一样,有一种冷静而又妩媚的美。她又走近了几步,再看了看镜中的自己,发现脸上的肤色依然是那样白皙细腻,除了微微一笑眼角上有一丝鱼尾纹外,没有一点三十岁女人的痕迹,而且头发还是那样乌黑发亮,如果,如果我再梳妆打扮一下……不知是发现自己美的高兴,还是美神发现了自己,她觉得心里那打碎的五味瓶好像一下子被全扫出似的,心里是一种甜丝丝的蜜感,她很快走出新世界商场,在一家颇有特色的发廊

里做了一个简单的美容美发后，兴致勃勃地来到了丽人歌舞厅。

“小姐，怎么称呼您？”一个梳着分头，颇有艺术气质的中年男子问。

“燕燕，我叫……”她本想说自己叫宁燕燕，可不知怎么她不敢说出自己的姓。

“哦，燕燕小姐，你真……”中年男子的目光像扫描器一样，从上到下打量了她一番，说“你真漂亮，我想你还不到二十吗？”

“不，我二十二岁了！”她觉得自己当时回答这个问题时，竟一个逗号也没打，只是心跳了一下。

“哦！真是如花似玉的年龄。”这中年男子说着，一下子站了起来，两手扑了过来，一把抓住她的双肩，像拾到一枚久违的珠宝似的，呆呆地凝视着她的脸庞。

“老莫，你放自尊一些，这不是你的小提琴。”迷人的缤纷色彩中，她听到有人这样训斥着那中年男子。中年男子很快放下她的双肩，微微一笑道：“那现在就请燕燕小姐试唱一下吧！”

“唱什么？”乐队指挥很快过来问。

“《我想有个家》！”

家，我的家在什么地方？恍惚中，她仿佛感觉自己在这沉沉的夜色中变成了一只小萤火虫回到了纺织厂那个宽敞的厂门口，可厂门口像一座沉重的大山，紧闭如锁，想飞也飞不进去。这时，月儿从云层中缓缓地走了出来，用一种宁静、慈祥的目光望着她。借着这清新的月光，渐渐地，她才清醒过来，抬起脚往回走去。

“燕燕小姐，我知道你会来的。”不知什么时候，老莫出现在她面前，笑着说：“大家都等着你，今天你唱压轴戏。”

二

气势不凡的“丽人杯”青年歌手大奖赛在雍荣华贵的丽人歌舞厅里举行。整个歌舞厅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连过道中也站满了人。一盏五光十色的荷花型巨大饰灯在舞台正中央悬挂着，随着音乐节奏的变化放射出不同的光彩，在上台的歌手的后面是变幻多姿的绚丽喷泉，随着每个歌手歌声起伏，喷出来的是缤纷灿烂、风格各异的浪花。然而，这个大奖赛与众不同的是，评委席上的面孔是朦胧的，当每个歌手演唱完毕，评委亮分时，才闪亮一下每个评委的打分。

宁燕燕本来是第八个上场，但由于她临时出走，排在最后第二十位上场。这样一方面使她思想准备充分，但另一她却感到心理压力更重了。因为压轴戏一般来说是最好的演员充当主角，唱得好会使这戏划一个圆满的句号，唱得不好就砸在她手中。她想了想，第一首歌还是唱《我想有个家》，第二首歌她即兴演唱了一首《十五的月亮》，她觉得这首歌甜美、动情，比起《我想有个家》来说更真情，更富有感染力。当她那悦耳的歌声刚落地，全场不仅响起了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场，而且台上台下的鲜花如潮似的向她涌来。她脸颊绯红，似乎有些陶醉，只等评委亮分了。然而，评委席上却是一阵冷冷的沉寂，既没有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也没有轰轰烈烈的热烈讨论，只是一片看不见的朦

朦的黑暗。她心头不由慌乱起来，台下观众席里也开始有些骚动。突然，老莫走到她面前，彬彬有礼地对她说：“燕燕小姐，你唱得太好了，但，但遗憾的是你这两首歌风格不一样，一个是通俗唱法，一个民族唱法，你是不是再唱一个通俗歌曲？”

“那我!?”她有些迷惑不解。

“嗨，是这样……”老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说：“有人想请你唱一首《我曾用心地爱着你》，你看怎么样？”

“这……”她有些为难，她没有唱过这首歌，但她却非常喜欢这首歌，凭着乐感她觉得自己能唱好这首歌，于是，她点了点头说：“我试试吧！”

我曾用心地爱着你
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
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
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

她唱着，唱到这里，突然感到心口有点疼，接着就是“咚咚”地跳了起来，像逝去翻腾的流水重新倒流似的，一波一浪一浪一波掠过眼前，再接着那嗓子的气韵好似在这流水的冲击之下，每个音符，每句吐词，变成了一串串晶莹的思念浪花，从她眼中夺眶而出：

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
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
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
别让这份情变成空

这声情并茂的演唱进入那令人心颤的境地时，刹那间，乐队停止了伴奏，紧接着一个低沉的男中音颤巍巍地唱道：

你总是如此如此的冷漠
我却是多么多么的寂寞
事隔多年你我各奔东西
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

顿时，评委席上唰地一亮，一个身着花格西服的波浪卷发的男子映入她的眼帘，她定睛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啊，是他！？

不错，是他！就在宁燕燕被那颤颤的歌声怔住的刹那间，老莫走了过来向她介绍说：“那是我们丽人歌舞厅的老板，创业实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余士奇先生。”老莫这番话与其说是介绍，不如说是拨动了她心酸的琴弦。顿时，她眼前不禁出现了一群勇敢的“追星族”……

那时，宁燕燕真的就只二十岁，就像老莫说的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年龄。然而，她在这个美好的少女时代，却像一块被陈旧的红土布包得严严的玉器，在衣着上完全是男性化的一套绿军装，在发式上是十年一贯制的齐耳短发，本来刚进厂时，她还留着一对扎着红头绳的羊角辫，可为了要表现出一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飒爽气质而剪掉了。尽管她这样如此地男性化打扮，可她那穿着绿军装显示出的窈窕身姿，那齐耳短发透出来的俊秀的气质，尤其是她那张美貌端庄的脸庞，就像那玉器在红土布中倔强地射出一缕缕纯光，不知吸引多少异性的眼光，引起他们的相思、追恋。在这些男人中，最叫她心烦意乱又最叫她彻夜难眠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称之为“诗人”具有艺术气质的卷毛余士奇，一个是被人叫做“铁笔杆子”的英俊小生李洪刚。前者就像一个

浪漫炽热的炉火，时时用那变幻多姿的火苗来调弄她；后者却如一枚钻石，以那独特魅力和才气吸引着她。

记得那一次以厂团委名义承包布机车间时，她心情十分复杂，不知所措，就在她刚要迈进党委熊书记办公室门口时，忽然听到有人唱道：“我在你身边，你不要害怕我……”这歌由远到近唱了一遍又一遍，她知道唱这歌的不是别人，就是余士奇。因为每当她遇到一些不顺心事时，不知怎的，余士奇总是知道，总是在她耳边不停地唱这歌，果然就在她一扭头时，余士奇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衣袋，然后做了个鬼脸，递给她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的是一首诗，至今叫她难以忘怀：

如果说你是风
我就是那雨
如果说你是雨
我就是那小溪
如果说你是小溪
我就是那鱼儿
如果说你是——
不管你是走到哪里，不管你变成什么
我都是你的
我都是那样……

后面画的是一男一女深吻的人物肖像。当时，她看了那首诗，似乎有一种耻辱感涌上心头，正要发作，把那纸条撕个粉碎，不料这余士奇走上前向她敬了一个军礼，说：“宁书记，供销科余士奇现调到布机车间，请书记安排工作！”顿时，搞得她哭笑不得。

以后呢！以后发生的那一幕最叫她心碎。这是一个寒冬的傍晚，正准备下班回家的宁燕燕突然看到车间内的过道口溢满了水，渐渐地那水好像放了闸似的越流越多，眼看就要把堆放在那里的刚刚织出的一百多匹布浸湿了。这还不说，如不把这水堵住，整个车间就要发洪水了。她立刻走出车间外，天空开始下起雪粒子，北风如发怒的雄狮吼叫不停。她拿着手电筒，四处东摸摸西看看，终于发现在车间外面北边的旮旯处一个大通管被冻裂了，白花花的水呼呼直往外喷，她立即抱了一大堆绵纱，两手死死堵住那冻裂的水管，大声喊叫：“来人啦，车间快淹水了！”

一声、两声、三声……她不知叫喊了多少声，仍然没有一个人影儿。

天完全黑了下来。呼呼的北风伴随着雪粒子如一梭梭子弹朝她猛射过来，渐渐地，她鞋子湿了，裤子湿了，手、脚开始失去了知觉。

她不知自己什么时候被冻昏的，待她慢慢地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温暖的怀抱里，她抬头一看，不由一怔，原来余士奇用一个棉大衣把她裹着往供销科走去。

“冷吧，来，先把你这手……哟！你这手冻了……”

他把她放到藤椅上，又立即打开了暖气，然后轻轻地将她的两手放到他怀中，搓揉着，轻轻地搓揉着。渐渐地，她的手指有些知觉了，刚开始是中指，接着是食指，后来是拇指，他还在那样轻轻搓揉着。

就在搓揉手指时，她感到他的手慢慢向上移动，由胳膊向肩，然后开始向胸脯。他开始解她的衣扣，那搓揉的手开始向她胸脯的山峰进军。她突然感到这乳房被搓揉得特别舒服，他这手像一把柔和的梳子，一会儿好似在地上行走，一会儿恰似在天上飞行，那两个奶头刹那间就像一对将要展翅翱翔的仙鹤，宁静

而又激越，安详而又躁动。渐渐地，她全身血液似沸腾一般在炽热地流动，她如同麻醉似的，有点失控了，她开始抚摸他那波浪卷发，由上而下，鼻子，眼睛，嘴和那硬硬的胡须……

突然，门被推开了。

“嗨，熊书记!?”她惊慌失措地跳起来，只见平时一脸正气的党委书记此刻脸上也有点失态，眼神流露出的是一种尴尬，别扭的神情。她张了张嘴，蠕动了一下，正要向党委书记说点什么，或者解释一下，余士奇抢先站了起来，笑嘻嘻地对熊书记说：“熊书记，您都看见了，我正要告诉您呢！我爱她已爱了好久，今天，今天我们好不容易亲热一下，我想您不会见怪吧？”

熊书记的目光很快由那样一种尴尬变成了平静，渐渐地恢复了那严峻的神色，她从熊书记的眼神变幻中似乎看到一层厚厚的乌云向她头上袭来，这乌云如果自己不当机立断将它除掉，就会变成一顶污点斑斑的沉重帽子戴在自己头上，这对于自己前程来说岂不是一种自我毁灭。她不敢多想，马上利索地站了起来，不知从哪来的力量“啪”地朝余士奇脸上搥了一耳光。

“你?!”

余士奇一下子被她打愣了。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见到他了。

眼下，十年过去了，这逝去的一切就像一幕幕撩人的镜头，忘也忘不掉，想也不敢想。她曾经试图想忘掉，特别是在与李洪刚结婚后，好长时间没有去想他，然而，越是在这没事干，越是在这烦忧时，她不知怎么脑海中总显现出这心碎的一幕，但她没想到偏偏在这个时候碰上余士奇，而且还是她的老板，人生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想到这里，她眼圈红了。

“刚才我们余总接着唱的那歌，你应该心神领会了吧？”老莫说着，将一束鲜花递了过去：“燕燕小姐，这是余总送给你的花！”

“不……”她摆了摆手,说:“请你告诉她,谢谢了,我不要!”
说完,她头也不抬,转过身就走了。